

泛黄的底册

阳沛

色安全帽,身上的深色汗衫已有了白色的汗渍,岁月雕刻的脸上有那么一丝窘迫。我问他:“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他回答:“嗯,是这样的,我姐姐的户口在90年代因为结婚迁到外地了,现在我家有辆车想过户给她,需要开亲属关系证明。由于年代太久,户口本上没有记录,村委那边也证明不了,我跑了一天,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请问你们这边能帮忙证明一下吗?”我思考片刻,询问他的相关资料,转身去了档案室,帮他查找20世纪90年代的常住人口底册。

在档案室里,我很快找到了他当年所在的村民小组的信息,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手中的档案册沉甸甸的,纸张因为氧化已经泛黄,翻动时纸张混着樟脑丸的气味氤氲开来。如果说“岁月”能被具象化,我想这一本本档案便是最好的象征。不到片刻,我便找到了他所在一整户的底册资料,除了姐姐,父母的信息也登记在册,还附有照片。情况属实,要赶紧给人家开证明了!

“你好,我找到了你们一户的底册资料,现在复印给你,亲属关系写得很清楚,用这个就可以了。”“好的,谢谢!”我将复印好的底册递给他,他接过仔细看了一眼,突然怔住了,双手微微颤抖。我感到不对劲,连忙问:“怎么了?是信息不对吗?”他抬头,眼睛里闪着光,激动地赶紧摇头,说:“不是的,我父亲在我出生不久后就去世了,家里穷,没有留下父亲的照片,我从来没见过父

亲的模样,但这个底册上有他的信息和照片,我有点激动,能否麻烦你用手机帮我拍一张清楚的户口,我想印出来留作纪念,实在太感谢了!”

我将那富有年代感的照片拍好,发送给他,他小心翼翼地收好我之前给他开的证明,好像不单是一张纸,而是收起一个儿子对素未谋面的父亲的好奇与思念。向我再三道谢之后,大哥转过身,用手拂了拂眼角。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目送大哥远去的背影。我想,这一刻,他是幸福的吧。

我是一名普通的基层户籍民警,所接触到的不是危险狡诈的嫌疑人,而是可爱可亲的普通老百姓。户口信息变更、办理身份证、户口迁移等事项,对我来说习以为常,但对群众却很重要,涉及工作、学习、就业等大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基层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回想起刚入职初次接触户籍业务的时候,手忙脚乱是工作常态,但听到最多的不是群众的抱怨,而是安抚、是鼓励。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我的老师,教我如何跟不同文化层面的人交流,教我如何换位思考,教我如何理解与尊重。

纸张会变黄,人也会变老,时代会变迁,技术会更新。永远不变的是户籍民警为民服务的初心,泛黄的底册,承载着无数前辈的心血和努力,承载着人民群众的信任与肯定。

那间绿色铁皮屋

肖又铮

我是在住荷塘区大坪路时,熟悉那间矮小绿色铁皮屋的。

刚搬到那大坪路,家里急需配一把钥匙。我随意走到距荷叶塘菜市场约300米的林荫道旁,看到挂着很大钥匙模型的矮小铁皮屋,立即钻了进去。

那屋子占地不到30平方米,屋里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我说要配一片钥匙,没等我说完钥匙大小,他就拿出一片钥匙在小机器上走了两圈,又麻利地用锉刀锉几下,不到一分钟就给我配好了。看到他这么利索的动作,我疑惑地问了一句:“这钥匙能好用吗?”要是别人会说:“如果不好用,就再来配。”可这老人瞪大眼睛,大声说:“如不好用,你来砸我的招牌!”听他这么一说,望了望绿色小铁屋挂着的黄色磁漆写的“老李修鞋”的招牌,我不敢再吱声,急忙付钱走人。

回到家,我发现钥匙配得极好。原来挂着修鞋的牌子,配钥匙的“副业”也做得好。我佩服老头的工艺,却不大愿进铁皮小屋。几次路过那儿,看到小屋有补鞋的、配钥匙的,还有寄存刚买的萝卜、白菜等蔬菜的,甚至还有寄放铁锹、铁铲的。夏日的一天傍晚,我在2路公交车上挤断了凉鞋鞋扣,一下车就看到铁皮小屋透出一线光,我推开了小屋的门。老人连多看一眼都没有,默不作声替我修好一只凉鞋。接着他迅速伸出一只手说:“把那只给我。”“这只凉鞋还好呀!”我说,他立刻说道:“用不上几天也会坏。”不一会,他又补上几句话:“先生,我只收修一只鞋的钱。你们在外出行,穿的鞋不舒服,简直活受罪。”听到这些话,心里暖暖的,连忙脱下另一只鞋递给他。在那不大明亮的灯光下,我仔细地打量他,瘦削的面颊,透着刚毅,蓝色袖套洗得发白,黄色帆布围裙几乎没有污渍。这以后,别人叫他老李头,我尊称为李老。

他所在的铁皮小屋,就是个便民服务站。我几次光顾铁皮屋,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折叠式小床,一台小电视机、透明的玻璃杯。听人说,他退休前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因为父亲是老鞋匠,他便干起了父亲的老行当。久而久之,他成了荷叶塘一带居民的老朋友,都说他修鞋价钱便宜,有的地方手工费大涨,他始终不涨价;经他修的鞋扎实,能多穿好长时间。有的人,有事没事常到铁皮小屋走走、聊聊,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不久前,我回大坪路看望多年前的老邻居,照例去绿色铁皮小屋看李老。我看到小屋内依然堆放着许多鞋和寄放的其他东西,而看店的是一位穿着红夹克的年轻人。我问:“李老今天怎么没在家?”他连忙很有礼貌地递给我一杯水:“李老真不错,他得知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生活艰苦,前不久向张家界两个贫困学校汇去2500元,今天去快递站,又给那两个学校分别寄去托人购买800双胶鞋。”我不禁对李老啧啧称赞。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每一张泛黄的户籍底册的背后,既是一段尘封的过往,也是日复一日的工作。2019年12月,我从警校毕业,成为茶陵下东中心派出所一名户籍民警。在这8个月的工作当中,有初入职场时的青涩和不知所措,也有群众对我工作的不理解 and 指责,但更多的是这份工作带给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那是一个平常的傍晚,落日前的余晖透过门前茂密的枝叶洒进户籍室,我正埋头清理前段时间积攒下来的业务档案,顺便在脑海里安排下班之后的业余活动,一句“你好”将我拉回现实。抬起头,是一位大哥,他的头上斜戴着一顶老旧的

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一台手推车便在邮政银行门前的人行道上立定了。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是炎陵东路和鹿原路的交叉路口,邮政银行在交叉路口的西南角,手推车便在交叉路口西南角的不锈钢护栏里侧挨着一个变压器箱立定,车厢里的铁锅里正一团接一团地冒着白雾一般的气体。锅子的口径大约50厘米,大半锅的清水正“咕嘟咕嘟”地咕腾着,锅子上安放着个四四方方的白铁皮蒸笼,蒸笼分三格,每一格都有拉手可以把蒸屉拉出来。蒸屉一拉出来,一团浓重而滚烫的气体便跟随而出,腾涌到蒸锅的上空,很快就消散在清冷的晨风中。蒸屉拉出来,热腾腾的蒸屉里面鼓起来的一张烫皮,便迅速在晨风中僵伏下去。一双布满皱纹的老手,便立即在烫皮当中抹上半调羹辣椒油,又添加上一根子木耳丝、一筷子土豆丝、一筷子红萝卜丝,还要加上半调羹油炸的花生米,趁着滚烫,那双手一只扶着蒸屉的拉手,一只握起一把小铁铲,从蒸屉的四边开始铲动烫皮,左边一铲翻过来,右边一铲翻过去,再外面一铲往里翻,里面一铲往外翻,一张四边大小相同的烫皮,就变成了一个巴掌大小

的“烫皮包”,一只老手离开蒸屉的拉手,迅速抽出一个白色透明的小塑料袋,捻开塑料袋上那个烫皮包,小铲子在下面一助力,烫皮包就装进了小食品袋,提手打上一个活结,站在旁边的人就可以拿2元5角钱,把这个烫皮包拿走。手推车上除了一个煤炉和一个锅灶之外,还连接着还有一个小案台。小案台是用来搁放蒸屉揭取烫皮的,它六七十厘米长,靠外侧还立着一个小立厨。立厨分两格,用来摆放那些已经炒熟了的辣椒油、马铃薯丝、海带丝、木耳丝

老唐是上海人,只要喝酒开口就是“阿拉阿拉”的,骂人惯用“瘪三”。

老唐牛高马大,腰粗膀圆,臂力过人,四人推的钢丝绞盘他一人推得飞转。哦,对的,他是外线工。

外线工没有不喝酒的,老唐尤其甚,52度的白酒,一次能喝斤把。老唐喝酒不用酒杯,用的是大口茶缸,搪瓷的,外表掉了不少瓷,红色“浆”字却依稀可辨。不过,最特色的,还是那里面的茶垢,厚实得发黑了,估计从来没有清理过。好处是,谁敢喝那杯水,不是怕他的拳头硬而是怕那茶垢黏住嘴巴皮。

老唐的拳头硬是有目共睹的。“文革”时,有人率队到供电所闹事,为首的混混,运气差,遇上了老唐。老唐一把抓住了混混的衣领,用力一提,那厮脚就离地了,接着老唐一拳,那厮就喊爷了。老唐笑了,讥讽道,就凭你瘪三样,阿拉再加劲儿依就喊不成爷了。

老唐不是班组长,可他比班组长的威信还高。外线班的小青工都听他的,一服他的技术,二服他的力气,三服他义气。譬如别人干不了或干不动的,他会挺身而出,或伸手帮一把。当然,干完活后,被帮助的青工会请他喝酒,好像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其实,老唐从不索酒喝。当然,别人请他喝酒,从不拒绝,他就好这一口。他说酒好,喝醉了更好,一醉解千愁。

老唐喝醉了,白天就睡,天王老子喊不醒。

有年夏天,他中午喝了酒,一觉睡到黑,误了事。原计划某线路停电到晚上8点送电的,因他醉酒误了工,致使用户告到市办,供电所被点名批评。领导就下了禁酒令,凡中午喝酒的,一律上“学习班”。学习班没有一天6角钱的外勤津贴。那时,6角钱基本可对付一天的伙食了。早餐3两米饭或3两馒头6分钱,一碟小咸菜2分,一碗豆腐脑汤1分,不到1角钱就打发了。中午晚餐吃得好些,一餐可以消费2至3角,还能保证吃到肉。那时,居民肉票有限制,集体食堂基本能保证。当然,那时工资低,青工大多是二级工,每月三十多元,也有二十多元的,那是街道办的集体厂。

单身楼员工最怕老唐晚上喝酒,他要是醉了,就嘶嘶力竭般吼叫,有时还打整人的呼哨,会吵得整层单身楼睡不安宁。大伙就骂骂他像发情

随笔
手推车

老林子

和新鲜鸡蛋、火腿肠之类的菜肴和添加食物。这个案台和炉灶并列在手推车里,手推车的车厢便显得有点丰满了,不是案台太大,也不是锅灶太阔,而是手推车本身比较小,本来就是一台小三轮车改装的。改装也没有花很大的力气,就是把三轮车车厢两边的护栏取下来就行了。

这样一台手推车,天刚放亮就来到了这个交叉路口。推着这台手推车的人是一个快60岁的老太太,说她老是因为她的年龄确实已经过了半百。儿子在乡下给电力公司爬电杆装外线,媳妇在县城开着一个铺子,孙子已经读小学了。丈夫从乡下进了县城以后,没有农田可以耕耘,没有旱土可以栽种,便一直闲在家里。丈夫闲着没事,要他半夜三更起来帮忙推磨,还是会有点嫌老婆子多事,叫他卯时起来推车子就闹不耐烦。好在老太太虽然瘦瘦小小,还有一点背背弯曲,把身子弯得不足150厘米高,但她在乡下做农活三四十年的,田里土里把身子练得硬硬朗朗,精气神练得蛮不错的,面目清瘦,但手脚麻利,让人看着心里踏实。

她每天很早起床,和老头子一起磨米浆。一大桶米浆磨好了,老头子进屋睡醒觉去了,她便开始切菜丝。菜丝切得差不多了,然后炒菜:一大盆马铃薯丝,一大盆木耳丝,一大盆海带丝,一大盆红萝卜丝,还有一大碗辣椒油和花生

米……这样一路忙下来,从凌晨3点钟做起,便不知不觉到了清晨6点钟。于是她赶紧把烧着的煤球换进手推车上的煤炉,把铁锅洗干净,灌足大半锅热水,把早已经洗干净的蒸笼放进铁锅里,把案台也放到手推车上,一盆一盆地把炒好的菜丝端到案台上,又把那一桶满满的米浆提到车厢里,盖上一块布,这才缓缓地、小心翼翼地把手推车推出居家的单元门洞,一路向炎陵路与鹿原路的交叉路口走来。

老太太不是贪心,她从七八十里外的山沟里跟进城来居住,虽然儿子媳妇买了一套房,儿子也有一份工资收入,媳妇的小店铺的生意却不是很好。一家五六口,睁开眼睛吃饭要花钱,光靠儿子媳妇那一点收入,怎么能把日子过得安稳呢?她看着许多从乡下进城的妇女都纷纷摆起了小吃摊,她想到自己烫烫皮也是一手好手艺,便做起了卖烫皮的小生意。一铁勺米浆可以蒸一张烫皮,蒸完这一大桶米浆,一个早晨下来,毛利也有一百五六十块钱,说什么都比闲在屋子里睡觉好得多了,至少每天的生活开销便大致有了着落。

老太太每天清早起来,天晴的时候,她看着第一缕阳光照在对面的屋顶上,脸上的笑容跟前来买烫皮的孩子们的笑脸一样灿烂。下雨的日子,她听着雨水轻拍着太阳伞,凉风吹得孩子们窸窸窣窣地走路,她便叮嘱他们要趁热把烫皮吃了,不要凉了伤了脾胃。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又这么一年一年地走来。老太太站在交叉路口的变压器箱旁,手推车上天天清晨在向上冒着热腾腾的蒸气,老太太的身子却似乎越来越瘦小了……

的公狼!他老婆在上海,隔株洲远着哩,那时从株洲到上海坐火车近二十个小时。哪像现在有高铁,有高铁,还有飞机,多方方便啊,上午从株洲出发,下午就可一起逛南京路,爽歪歪了。老唐一号叫,就苦了嗜睡如命的小青年。好在单身楼的男人都能理解一个客居异乡的男人。

老唐是20世纪50年代独自来湘的。他为啥来湘是个谜,直到他退休也没人解开。当然,单位领导和管档案的机要员是知道的,但他们嘴巴紧,不会对外讲。所以,好事者想打听也打听不出名堂来就瞎猜,猜他旧时在上海滩和人斗狠,结下梁子,为了避仇而远走湖南的。可仔细一想,这理由不对呀,他在上海有老婆孩子呀,难道仇家不会找他家属算账?那么只有一种解释了,老唐是逃避不如意的婚姻。这理由由倒有点像。老唐在湘二十多年,老婆从未来过,每年半月的探亲假,再加上调休总共有个把月,都是他回上海。老唐每月收入,工资加报销七十多块,在当时来讲,数目可观了。不过,老唐的收入大都被他喝掉了。

老唐满55岁光荣退休,回了上海。那时劳保规定外线工55岁退休。老唐退休时人们以为他的儿子会来湘顶班,那时就业很困难,时兴顶班。可是人们想错了,在上海人的眼里,除了上海,其他地方全是乡下。老唐的小崽宁肯窝在街道福利小厂,也不愿去湖南国营大企业。这下倒成全了主管劳资的领导,将指标给了一位乡下女青年,条件是跟一位电伤的断臂大龄外线工结婚。

1978年初冬,我随班长去沪出差。临行时,工会主席嘱咐我们去看望老唐。那天,我们按着工会给的地址寻去,穿过南京路,来到黄浦江边,江上没有桥,只有轮渡。我们好不容易在浦东一小街找到了老唐家。没想到他家拥挤、窄小、零乱。更没想到的是,老唐失忆了。他歪着脖子坐在轮椅上,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茫然地呆望着我们。他儿子说,爸爸退休后餐餐喝酒,不到一年就中风了,急送医院才救下半条命,就这样子了。

我们瞧瞧无语可说,就放下礼品,对他儿子说,这是工会的一点心意,请收下,便返回了。

小说

醉酒的老唐

罗治合

神农风

青台山上
遇茶仙

天水风

青台山的千年嘉木
婉约上古仙子
不沾人间烟火
寂静的美
仿佛远在天边

一个樵夫
砍断了茶仙
传来远古的气息
刹那间
惊艳了人间

青台山的青台仙
经不住骚人多情的笔尖
缥缈千年的面纱
悄然拂起
珍藏了一千年的美
渲染了一千篇诗文
最是那沁香的柔情
折煞了世人
千年来的相思,在山洞
缓缓地淌了千百年
相思嘉木
原来,你等了我
一千年

嘉木风可催
相思不可断
世人终归只是过客
来或不来,见
或不见
你依然在这里
守候着青台山
等待下一个千年

世人等或不等,念
或不念
你依然相思缱千年
或许
下一个轮回
我依然还徘徊在
你身边

红尘外
雨纷纷
青台嘉木
你,痴情凝眸
永恒

注:青台山,又名青台仙,在茶陵县湖口镇境内,山上有一棵千年古树,曰茶仙。